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第4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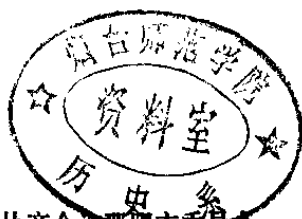
邵阳市文史资料

邵阳市文史资料

第四辑

(内部资料)

96121/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目 录

衡宝战役中关键的一仗·····	张梧岗 (1)
渡江作战亲历记·····	马兴保 (8)
界岭战役侧记·····	唐银生 (14)
我所知道的邵阳解放前夕的策反工作·····	陈新宪 (17)
我随国民党邵阳县政府特务队起义始末·····	匡 松 (25)
我随六十三师起义的经过·····	刘玉屏 (30)
邵阳解放前后五家报纸简介·····	陈 球、苏缙如 (37)
✓邵阳《真报》创刊的回忆·····	敖振民 (45)
✓邵阳解放前夕的《劲报》·····	尹泽民 (52)
“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始末·····	唐秋生 (64)
武阳之捷开湘西会战胜利之先声·····	强剑衷 (70)
日军暴行目击记·····	马少侨 (79)
抗日期间邵阳损失统计·····	陈小龙 (82)
焚毁英商亚细亚福记煤油公司宝庆油栈亲历记 ·····	周世范 (85)
陈光斗火烧白竹坪·····	马铁鹰 (89)

蔡松坡的童年·····	刘再生 (94)
蔡锷将军之母·····	曾光炎 (100)
匡互生一生·····	龙小同 (103)
忆先祖父岳卓如·····	岳米乡 (122)
马邻翼事迹片断·····	马子美 (126)
史料选载:	

马振五先生七十生日征文启·····	马少侨校点 (130)
廖觉之先生简况·····	廖人伟 (134)
名医何竟心传略·····	苏缙如 (138)
回忆父亲唐梅村·····	唐甫之 (151)
廖耀湘事略·····	禹靖寰 (157)
回忆故友廖耀湘·····	潘 鉴 (175)
姚喆司令员的青少年时代·····	姚有胜、姚作健 (180)
历史学家马非百·····	马少侨 (185)

记张焯和大展印刷厂·····	伍东白 (197)
邵阳市凤家园街道史·····	苏缙如 (202)
制镜史话·····	罗 础 (212)
邵阳白菜·····	贺有元 (220)
邵阳茶叶·····	萧新业 (223)
邵阳市旧民俗之一——过年·····	伍 真 (234)
编后记·····	本刊编辑室 (242)

衡宝战役中关键的一仗

——石株桥回龙亭之战

张 梧 岗

一、战 前 情 况

衡宝战役是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三至十月十三日在湖南衡阳、宝庆（现邵阳）地区进行的一次山地运动进攻战役，也是我军执行毛主席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针的一个大战役。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程潜、陈明仁率部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后，我南下大军逐渐进到湘中，赣南一线。这时，从长江流域及湘中地区败退的白崇禧集团五个兵团约20余万人，退守以衡阳、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建立“湘粤联合防线”阻我南进。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委根据当前形势、针对白崇禧“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因此，四野前委于九月十日作出了具体部署，以程子华兵团为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百色、南宁；以陈赓兵团和邓华兵团为南路军、从赣南取广州、沿南海边挺进广西、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钳形包围；以肖劲光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辖四十、四一、四五、四六、四九军）为北路军，直

下湘南，寻歼白匪主力。至十月初，即突破了“湘粤联合防线”，造成了对白崇禧集团大迂回大包围的有利形势。

十月二日，我北路军第十二兵团第四十一军集结于娄底谷水地区；第四十五军集结于潭市、湘乡地区；第四十军集结于花石、中路铺地区，从而完成了战役展开。同日晚，我分三路向衡宝中间地区发起进攻，第四十、四一、四五军各以一部兵力分别向界岭、青树坪、蒋市街、白果市之敌进攻，刚与敌接触，敌即南撤界岭，青树坪以南地区，仅歼敌第八八师一部。白崇禧发觉我向衡宝进击后，忙令驻守衡阳地区之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到衡宝路上之演陂桥设置指挥所，调该军一七二师（师长刘月签）在演陂桥以北三十里之洪罗庙附近地区布防，又调该军一七一师（师长张瑞生、欠五一三团，该团当时在邵阳佯动，后归黄杰指挥）到衡宝路上之水东江待命；并调四十八军之一七六师（师长张祖霖）到水东江以北四十华里之高地布防。十月三日，白崇禧电李本一转驻守邵阳的副军长凌云上，要他即到水东江指挥一七一师及一七六师，在水东江以北地区拒止我解放军南进。

这时，作为第四野战军的司令员林彪对敌情做了错误的判断，于十月五日，命令第十二兵团各军“停止前进”。我北路军左、中、右纵队遵照这一命令停止于界岭、水东江、渣江（属衡阳）以北地区。

我第四军之先头一三五师在急行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在衡阳西北金兰寺乘隙越过衡宝公路于五日插入敌之侧后，到达宝庆东南（今邵东县）之沙坪、灵官殿地区。该师这一行动，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心脏，敌人十分惊恐。十月六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敌以四个多师向我一三五师发起猛攻，该师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激战竟日，终于守

住了阵地，大量杀伤了敌人。是夜，该师主力穿插到石株桥宿营。指挥所设在石株桥街口罗志中家里。此时，白崇禧看到“湘粤联合防线”已被我突破，腹心又被我楔入，深感其已处于不利态势，遂于十月六日二十四时，下令全线撤退。七日晨，我发觉敌人逃跑，四野首长，急令北路军实行全面追击，并直接令一三五师在敌人退却路上占领要点，坚决堵击拖住敌人。我军发起追击时，因敌已逃跑达十二小时之久，追歼不及，使得白匪大部逃入桂境，其后卫第七军之一七一、一七二师和第四十八军之一三八、一七六师，在我一三五师堵击下，被迟滞一天之久，从而使我正面追击之四五、四九军于八日在赤壁岭（尺壁亭）、灵官殿地区追上。

二、战斗经过

（1）石株桥、大云山战云奔涌

十月六日，白崇禧命令第七军军部及一七二师、四十八军之一三八师（师长英彦）为第一纵队，由军长李本一率领，从演陂桥以南沿衡宝线南侧山区向西南退却；又令一七一师及一七六师为第二纵队，由副军长凌云上率领，从金兰寺南侧分两路向大云山脉以南地区逃跑。这条小道，经过大水坑、四十八垒、八十年（地名）、雷湾、茶云、大云等地，沿途高山峻岭，森林密布，山路崎岖，峰壑险隘，人马行动极为困难。至下午三时许，一七一师才到达大云山主峰西南之白鹿啊（即白鹿町、包括今双桂、富家、石井、佳木、金星等村）附近地区，因人困马乏，就地宿营。一七六师西进路极

为险峻，重兵器扛运艰难，马匹进行迟缓，在大云山东部以北地区，又遭到我解放军迎头阻击，所以至七日晚才到达白鹿啊附近以西十余里地区（即灵官殿）。接着第七军军部及李本一率领的两个师也达到石株桥的附近。至此，白崇禧的四个后卫师都逃到石株桥、大云山一带来了。

当敌一七一师到达白鹿啊附近时，我驻在石株桥的一三五师，即于十月七日，向白鹿西侧高地的敌人五一二团（覃克团）进行猛烈攻击，两次突破敌右翼营阵地，激战终日，使敌人胆颤心惊。同日下午四时左右，该师主力撤离石株桥，经过彭家墙、环龙，向回龙亭、七星岭开发。

（2）回龙亭，凌云上被我俘获

这时，敌人已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想夺路逃跑了。

七日晚上十二点，李本一直接指挥两个师及军直属部队，沿着花园、石潭、长兴街、公田、同乐坪、多福岭、连兴、金珠、横铺子、界岭街这条小路由横土铺奔命。凌云上率领两个师于十月八日晨由石株桥向西南之白地市窜逃。当凌的先头部队到达回龙亭（在七星岭下，离马杜桥约两华里处，现已拆毁）以南约两华里处（即七星岭），我一三五师早已在敌人行进路上的两侧高山占领了阵地，构筑了工事，当即予以迎头阻击和侧击。凌便以五一一团向我正面攻击，以五一二团向东侧高地攻击，激战三小时，敌未能前进一步，且伤亡四十余人。但他为了摆脱困境，便倾注全力分左右两翼向我进攻，从日中到黄昏，从黄昏到天明，日夜激战，得到的结果是：惨重的伤亡，颤慄的恐惧。

由于我军的阻击，敌人寸步难进，又纷纷向石株桥方向后退。就在这一天——十月八日，我正面追击的四五、四九

军，由于广大指战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忍饥挨饿，不顾疲劳，在大雨滂沱、山高路滑的情况下，昼夜兼程，勇猛追击，所以仅一天多时间就追上了敌人。在多福岭、神前洞、普仁山、银坑坳、轿子坳一带，和敌人的后卫部队展开了激战。就说银坑坳吧，它是堡面前到白鹿的必经之地，两边高峰陡削，夹着一条狭窄的小道，峰腰是一个“一人当关，万夫莫敌”的隘口，敌人以密集的火力把它封锁，即使飞鸟也难插翅。然而我军在有牺牲的情况下，即从陡削的两边山排上，爬到敌人的左右攻击，敌人于是惊慌地跑了。又说轿子坳吧，两边山不高，坳口却很窄，敌人的火力埋伏在山堡上，我十五个战士冲上去，不幸牺牲十三个，但气衰胆怯的敌人，敌不住我战士的前赴后继，于是也仓惶地逃了。就这样，我军把敌人的一七一师和一七六师压到了回龙亭附近地区。

回龙亭周围、确实是个好战场。亭的南面是崇山岭，西南是七星岭。亭岭之间是一个小小的深谷，谷中有油榨楼等院落。从回龙亭到白地市，必须越过七星岭这条险要的山道，所以我军早已在七星岭的南侧做好了堵击的准备。

十月九日上午，凌云上严令各师将所有大小炮火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我军阵地，令各步兵部队不惜代价进行攻击，企图在当天解决战局，以免被歼灭的危险。虽然数次冲入我军阵地，但均被逆袭而败退。这一天，崇山岭打得最惨烈，大底沟一段，到处是死尸，遍山是血腥，令人看了，毛骨悚然。这一天，我军以泰山压卵之势猛烈围攻，凌云上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他的两师人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剩下的象一口宽水面塘，干到只有一锅水的时候，鱼儿虾儿，急得挤挤撞撞，东奔西窜，水污泥稠局面混乱不堪了。

在这前一天，凌云上曾以无线电与李本一联络，无有消

息，九日又与军部先头师师长英彦联络，也无消息，复与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联络，请速派兵来援，得到的答复是：不能派兵援助，希望设法突围。

两日来，凌云上目睹的是惨败景象，耳闻的是险恶消息。想到的是孤立无援的绝望，心急如焚，惶惶不可终日。便急忙与师长张瑞生、李祖霖商量突围的办法，都主张派出得力的搜索队，四处搜索并侦察突围路线，九日下午四时，据各搜索队先后报告，只有回龙亭西侧有两条小山路，向西搜索二十余华里，均未发现解放军，其他方面都是包围部队，无法通行。于是决计于当天下午七时分两路实行突围。

在回龙亭西侧小道上，我军真的没有部队设防么？纵敌为了克敌，放线能钓大鱼，所以在这条小路上有意识地开放一个袋口，使敌人钻入袋底后，即将袋口收缩，然后从四面八方袭击。这样，敌人就是瓮中之鳖，随手可拿了。

这一天夜晚，天色非常昏暗。凌云上心存一线希望，随着一七一师悄悄地向西面的小路行进。哪知行约二十余华里，就被我军堵住了。他马上将部队分成许多小股，令其各循行进道路秘密行动。但这个地区村村山山都是解放军，处处受到解放军的猛烈打击。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敌人的部队非常混乱，无法再行指挥，又加上我军在各个山头上呼喊：“缴枪不杀”、“宽待俘虏”，于是这个部队一下子便土崩瓦解了，凌云上同师长张瑞生，参谋长李有全带领一个警卫连，沿着大山秘密西行，但仍受到阻击。在暗夜里，凌与张瑞生等失去了联系。这时，他手上仅掌握一班手枪兵了，后来和手枪班也失去了联系，不得已便躲入山沟的荒草中，妄想解放军去后再设法脱逃，但在十日上午九时，就被我军搜索出来了。

（3）李本一，黄土铺只身逃命

再说李本一率领部队向黄土铺奔逃的时候，在多福岭、同乐坪，均遭到我军的腰击，其一部又在界岭冲遭到我一三五师之四〇四团和四〇五团的顽强堵击。结果，大部分敌人被压于黄土铺、芦前门沟内，先已越过界岭冲的军部及军直属部队逃到黄土铺附近准备设营时，我四〇四团趁敌立足未稳。即以三个营在八华里宽的正面上，以奔袭手段向敌人勇猛攻击，将敌肢解为数块，使敌一千二百余人来不及抵抗就全部被歼，仅李本一只身逃脱。敌一七二师行至距黄土铺约三十华里时即被我腰击，战斗一日，全部灭亡。

至此，白崇禧的精锐四个师，除一三八师在我合围之际，只被歼一个营而乘隙逃走外，其余被我包围于邵东的石株桥、界岭冲、同乐坪、衡阳的关帝庙以及祁东的回龙亭、黄土铺地区之敌二万余人，于十一日即全部被我歼灭。生俘副军长凌云上，军参谋长邓达之、师长刘月鉴等。

注：本文根据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唐义路的《衡宝战役介绍》（湖南党史通讯第14期）及凌云上的《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经过》（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两文，再通过实地调查补充编写而成。

渡江作战亲历记

马 兴 保

一、渡 江 追 击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百万雄师胜利渡过长江。五月十五日，四野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同志交给四十六军一三七师从武汉东面为突破口抢渡长江的光荣任务。当时我在四〇九团第二营当营长。渡江前把最会游泳的编为先头队，一般会游泳的编为第二梯队。班、排、连都准备有木排和小船渡江。战士们把枪架在木排小船的船舷上，人躲在舱里，只要敌人的炮弹不落在木排和船上，我们就可以顺利渡过长江；只要有一个班登上南岸，我们的火力就支援到那里。在火力的掩护下，我们的队伍全部渡过长江。登岸一看，只见遍地都是武器，敌人已不知逃跑到那里去了。有很多武器我们不好拿，就派人看管，后来移交给江南游击队，他们的武器换成了新武器，接着他们的队伍也改编成为野战军正规部队。十六、十七两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

开始跟踪追击时我们没有经验，如我们路过津市时看到很多敌人，刚准备打，敌人就跑了。这使我们懂得在南方作战应根据山重水复地形复杂的特点，不能采用北方作战的老办法；光看地图指挥作战是不行的，必须亲身察看地形，充分

掌握情况，消灭敌人才有把握。在总结了经验之后，我们前进时顺利多了。我们营是前卫营，抓住了敌人的电话指挥行军，发挥了许多优点，一直追到株洲市车站。正是阴历八月间，大家火气来了，占领制高点，发挥火力优势，打死白崇禧部队七百余人，俘虏八百余人。这是我们改变打法，抓住敌人，开枪射击，动作迅速的结果，同样一个人，发挥几个人的作用，使敌人无路可走，无路可逃。株州战役的胜利，正赶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给了我们以很大的鼓舞。这次战斗，共缴步枪三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五门，榴弹炮二门，冲锋枪五百余支，枪炮弹药不计其数。我们营缴到的武器，比别的营多几倍。

二、衡 宝 战 役

四十六军有四个师：一三六师向攸县、安仁前进；一三七师向宝庆、衡阳前进；一三八师在后面包围长沙；还有一〇二师则向安化前进。

我们一三七师到邵阳东乡斫磗（今邵东县斫磗乡），包围了白崇禧一〇四部队一个师一万余人。当时敌人占领高山，我们把他们三面包围起来；他们也准备与我们决一死战。可是他们的火力不足，我们集中炮火向斫磗北山猛烈射击，敌人哪里是我们的对手，在八公里的山坡地带，打死敌人八千余人，俘虏六千余人，共歼灭敌人一万四千余人，这是少有的战斗。紧接着一三六师来了，移交战斗任务，我们派一个连跟一三六师进入宝庆，宝庆当时已是一座空城，没有白崇禧的主力

部队，只有一个杂牌子土匪武装，在沙子坡（今邵阳地区招待所所在地）打死他们七个人。这个连从邵阳开到高沙镇住了两天。因为整个部队要参加衡阳、祁阳战斗，叫他们从五峰铺到文明铺参加战斗，阻击退路；主力从邵阳东乡攻衡阳；一三七师从邵阳向北打，在路途中歼灭白崇禧后勤部队八千余人。解放衡阳市后又向祁东卢洪桥前进，歼灭白崇禧军医院和总后勤人员一万四千余人。我们四〇九团是全师先头部队，缴获武器最多，抓俘虏也最多。我们抓住敌人的电话指挥行动，爬山越岭，紧紧钉住敌人不放，九天九晚，追歼敌人九千余人，我们无有伤亡。

在解放衡阳的战斗中，我们四〇九团团长白首志同志在察看地形当中不幸在敌人的炮弹下牺牲了！白首志同志年仅三十九岁，是我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的青年指挥员，在解放东北和华北的战场上，他身先战士，建立了很大的功绩。他的牺牲是一三七师的重大损失，全师给他开了追悼大会，师长和其他指挥员们都流着眼泪，发誓要化悲痛为力量，来纪念我们光荣牺牲的同志：

白崇禧的主力在参加衡宝战役时，还有不少警卫部队在祁东山沟保卫许多军官太太们。我们进入祁东山沟里去，想拖住敌人后退，只看到小沟里有很多帐幕，老远看去，就象城市一样。他们虽有短枪在身，只能吓唬老百姓，在我们看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于是我们毫不费力就俘虏了他们官兵几千人，军官太太六百余人。这些太太们都穿着旗袍，手上戴着金圈子、金戒指，我们谁也不动她们的。她们有不少人把金戒指等甩给我们，我们给他们捡起来，仍旧交在她们手中，给她们讲政策，讲解放军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并说：“我们准备放你们回去，金子是你们的，你们

带着走。你们的丈夫打仗如果没有打死，当了俘虏。通过教育之后，也准备放他们回家去。”许多人都感动得哭了起来。

三：支援广西恭城的战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部队正在永明、道县剿匪，广西恭城打电话来向我们求援。我们马上命令在永明八区、道县九区剿匪的部队到永明八区集合，支援恭城战斗。

从地图上看，恭城离我们二百多公里，山重水复，道路险阻，要求我们在两天内赶到。我们兵分三路：我带一路占领广西龙虎镇，防止敌人向柳州逃跑；王叔文副营长带一路直插恭城南山；营参谋长吴国安同志带一路直插恭城北山。恭城是三面靠山，一面靠河的城市，顺河有一条公路，山洞很多，这里是白崇禧在广西的总后勤部所在地。在地图上看，龙虎镇，离恭城约五十公里，占领了龙虎镇，敌人就无路可走了。我带的队伍到达龙虎镇时，敌人已控制了四个小山头，都在海拔500米左右。晚上四点钟左右，我们攻上山头，敌人三百余人全部缴枪投降；因为大多数军官听到我们的枪声就乱了套，想打也没有能力指挥了。

插向恭城的两路军队在听到我们占领了龙虎镇消息之后也同时发起进攻，在所控制的山顶上用广播向敌军喊话：“广西全部解放了，你们放下武器投降吧，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人民解放军说话是算数的，你们要顽抗到底，就只有死路一条”！当时驻扎在恭城的白崇禧总后勤部，绝大部分人是军官，会说会道的知识分子居多，有实际作战经验的人很少，我们攻入恭城，打死几百人，其余二千余人全部投降。

缴收武器，有大炮二十多门，重机枪三百余挺，还有重炮四门，迫击炮五十多门，步枪三万余支，全部在库里点的数，放得整整齐齐。另有库存汽车×××多辆，全是新的；银洋×××箱；伪钞×××箱。我们打了多年胜仗，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银洋和钞票，但我们四〇九团二营的全体指战员，没有人拿一块钱，都原封不动保存在那里，请上级派人来点收。后来中南局颁给了我们营以模范营的称号。

四，蓝 山 战 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广西恭城战斗结束之后，紧接着师部交下了参加蓝山战斗的紧急任务。这是解放湖南最后一次战斗。我们做了七天七夜的急行军，个个情绪高涨，无有一人掉队。蓝山是三面靠山，一面临水的小城市，驻有白崇禧的两个师。他们到处张贴标语，决定依靠便于固守的有利地势和充足的弹药器械死守蓝山。但我们毫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我们渡江作战以来已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江永、道县、宁远县内剿过土匪，对地形有了较详细的了解；再加上广大农村过去受过革命的影响，能主动支持战斗。从蓝山城出来的人，我们叫他们回去说：“蓝山到处是解放军。”敌人开始动摇了，一夜之间，我们全部控制了城外的制高点，三面夹击，在阵地上歼灭了敌人七千余人。盘据在蓝山城内的还有八千余人，但官多兵少。我们的枪火打乱了敌人两个师的司令部，枪战一小时，打死敌人两千余人，俘虏五千余人，还有军官太太二百余人，经过教育，放他们回去了。她

们身上的金银手饰和钞票，一分也没有动她们的。清点战场，我们共缴获山炮四门，迫击炮十二门，重炮二门，轻机枪四十九挺，炮弹多箱，子弹万箱左右。敌师部有个小仓库，修在小山洞里，全部是子弹炸药，约有一百多吨。我们四〇九团在歼灭白崇禧部队的最后一次战斗，打出了高质量，高水平，是在师长肖全福，政委李振声和我们的团长陈登志，政委张占光等同志的集体领导下得来的。

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团转入了就地发动群众的运动，要他们搞好生产，安家乐业；向他们宣传一夫一妻制度（当地是多妻制），破除旧习俗。经过我们的宣传，他们都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政策。